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一六號

據

清·張昭美纂修
民國·雍正九年刊本
清·張昭美纂修
民國·雍正九年刊本
影印

廣東省

惠來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5/5/75



10101595

中國方志叢書·第二一六號

據

清 · 張
國 · 昭
十 雍 正 美
九 正 九 纂
年 年 年 修
重 刊 本
印 本 影
本 印 印

廣東省

惠來縣志

(二)

SK15/10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59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壹一版

惠來縣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六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Limahong）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惠來縣志

方乃斌題



民國拾玖年翻印惠來縣志序

惠來縣治之建。自明世宗嘉靖四年乙酉。卽民國紀元前三百八十七年。於今已歷四百零六年矣。縣志之纂修。始於嘉靖三十四年甲寅。繼續修輯。計凡五次。（第一次明嘉靖三十四年甲寅知縣林春秀纂修。第二次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知縣游之光纂修。第三次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知縣張秉政纂修。第四次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知縣查曾榮纂修。第五次清雍正八年庚戌知縣張瑤美纂修。）清文宗咸豐四年甲寅五月。潮陽大長隴陳娘匡陳阿圍鄭通柿等逆匪陷城。知縣湯公廷英。游擊辛公鼎甲殉焉。而縣志原版。竟被鳳鎮鄉農民所劫。迨清穆宗同治五年丙寅。始由邑紳三尹方汝進。呈請知縣周葆熙取回。板殘者補刊。於茲六十五載矣。夫自雍正八年張知縣修志。至今已歷二百年之久。仍未纂修新志。詎非憾事。民國十七年三月。共產黨匪首海

豐縣彭湃等。攻陷葵潭及縣城。焚燬祠宇商店民屋。十之八九。屠殺人民數達千餘。誠創縣以來。未有之浩劫。而縣志殘版。被焚殆盡。尤堪痛惜。兩年來共匪古大存彭桂陳魁亞等仍竄擾東江。盤據南嶺。縣屬各區鄉。受禍益烈。且交通阻塞。民生凋敝。其慘愴狀況。眞令人觸目傷心。不勝咨嗟感慨。至於重修邑志一事。雖經民政廳通令舉辦。奈地方多故。縣政府暨士紳一時未暇顧及。況欲延致能文章熟掌故秉直筆之名宿。猶非易事耶。是則縣志之續修。尙有待也。乃斌旅汕十年。舉家在外。每念鄉事。不覺愴然。今春縣黨部陳家輝方昌永吳樹欣諸同志。縣地方自治籌辦處吳榕蓀方席珍方子平諸委員。縣教育會吳蘭林伯陵陳淑方學周方一鵬諸仁長。均馳書促余返縣。整頓教育。長中校事。而旅汕公會。吳寰蓀方雄文吳伯吾方卓裁吳蔚慈卓冠英陳熱魂諸同鄉。復來勸勉。胞叔父鍾年亦以大義

函責。余適任豐順球山中學校長。兼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六十二師參議。未能應命。仲秋奉香師長委赴潮惠兩縣。勸助孔團長可權、黃縣長宗憲、李縣長本清。進勦南嶺紅匪。再承李縣長及各界之敦促。不得不勉任中學校長職。于是籌款修建孔廟。闢爲校舍。復從嚴格管教。發展校務。又因地方自衛力量薄弱。不得不親赴各區鄉勸導父老。購槍聯防。以靖匪患。又兵燹之後。疫症流行。年來貧病之死于無醫藥者。將及千人。不得不發起募捐。創辦民衆醫院。以救疾苦。差幸數月來。官紳合作。和衷共濟。地方秩序。較爲安寧。遂遍向各區鄉搜羅縣志。卒由吳欽韓同志檢得一部。凡十八卷。尙缺志序目錄輿圖一冊。旋由方作鵬同志向胡承澤先生處覓得。始成完璧。余以爲新志未修。舊志已殘。若不早爲檢印。恐後之修志者。無所依據也。蓋全縣之建置、沿革、山川、疆域、田賦、物產、旣難稽核。而往昔

之忠孝節烈文章事功。復無所表彰。不亦大可惜哉。爰將此部殘缺舊志。檢付汕頭印刷局。翻印三百部。如遇殘篇破字。均暫空白。以待老成碩德之士。妥爲填補。未敢有所增刪修改也。願我海內外諸同鄉。人手一編。庶幾明瞭全縣地理。發生愛護鄉邦之觀念。洞悉四百餘年縣事。可以抒興革之決心。至於先賢之善行芳烈。尤足令人興景仰之思。歷次破城之癥結。當謀所以救濟之道。藉使全縣父老昆仲。人人激發其救鄉之心。振起其奮鬥之志。共策長治久安。力謀宏偉建設。進而發展山海之富源。救此顛連困苦之殘局。不其幸歟。不其幸歟。乃斌自慚鄙陋。未能求遺事。攷往哲。追隨碩彥。修明邑志。咎也何如。尙希邦人君子。奮然崛起。完斯文獻。光大鄉邦。則斯志之翻印。或無小補云爾。

國立廣東高等師範本科畢業、歷任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

第二屆執行委員、廣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汕頭市政廳市長、豐順縣縣長、汕頭市立第一中學校長、嶺東民國日報管理委員兼編輯主任、豐順球山中學校長、現任惠來縣立中學校長、邑人 啟東方乃斌序、時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重梓縣志弁言

咸豐四年甲寅五月逆匪陳娘匡等陷城縣志原板散失無存
本年邑紳三尹方汝進歸自楚南比來見時商梓邑志據云原
板傳聞尙存允爲訪覓今春三月竟於鳳鎮鄉農家得之計存
板三百四十六塊呈請繳儲立案以垂久遠檢閱之下慨夫樂
石吉金汨沒荒煙蔓草僕指十有三年幸而珠還不爲灰燼此
造物顯晦存亡自有定數於其間歟邑中諸紳聞者莫不歡欣
鼓舞慙慙增脩竊維志之所誌類皆土地人民政事爲司牧所
當考覈也際此烽烟遍熄

寰宇昇平正宜彰往蹟而詔後來偃武事而脩文教第熙莅茲半載
求治雖殷然於催科猶未起色學校猶不興訟獄猶未胥平
緝捕猶未遽靖汲深綆短夙夜悚惶矧復弁鄙寡文敢操筆削
之權致滋竊取之罪因就原板校證舊編凡朽腐闕失應劓剔

補換者四十餘頁半由原本散失無可摹刊姑留闕文刷訂成帙篇次序圖仍悉其舊郵呈

大憲以備采風溯自雍正庚戌一百三十餘年來其間典制之沿革田賦之陞灘仕宦之遞遷人之材之繼起以及民情風俗點化潛移禮樂文章雍和彬雅況夫兵燹時矢忠完節千古卓然其名湮沒不彰而爲

褒揚所未逮者何可勝數是賴邑中諸名宿徵文訪獻廣詢博稽綜核舊章增華逸事裨殘補闕續緝重梓庶謏陋如余獲藉手以觀厥成此尤熙所有志而有待焉爰贅述其顛末弁諸簡端併附方三尹原詞於左豈在

大清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既望軍功

欽賞五品銜廣東候補布政司經歷權知惠來縣事秀水附貢生周葆熙雨棠氏撰

具旱湖南候補從九品邑人方汝進爲承遺囑遵 憲諭呈繳

訪獲縣志原板以存舊典事竊惠邑志乘本已年久失脩咸豐四年五月逆匪陷城旋經官軍攻克而縣署燬焚志板遺失

職

父監生儒臣生平好爲義舉邇時被擄先有渠魁夢 神諭之

曰方某一鄉之善士也殺之不祥賊因釋之得免於難復城後年邁家居每以志乘爲風土人情所繫且其中紀載仕宦科名忠孝節義足以感發後人而深欽慕者使其姓氏淹沒不彰殊堪珍惜乃跟求原板已有其端詎意癸亥五月遽爾見背易簣時猶向

職

母高孺人云

職

歸務覓得之迨乙丑冬

職

從湖南

卸平江縣長壽司巡檢任回籍守制母氏述及遺言嗣謁

憲臺垂詢邑乘

職

以先人未竟之志重以

諭飭諄諄益謹識之

不敢忘先是板爲縣吏朱某所收掌當城陷時朱携所有避於鄉旋即物故以是無知之者

職

因母言接踵遍訪始悉此板現

存於鳳鎮鄉農夫家緣係官物不敢毀懼獲譴亦不敢報歷藏至今十有三年固依然無恙也爰急向該鄉農剴切傳諭共檢存三百四十六塊運回呈繳伏乞

父師大人俯賜察核立案存儲以垂久遠此

職仰副

憲意諮謀之切並賴先人呵護之靈者胥於是乎見抑使所誌仕宦科名忠孝節義名垂不朽其後人當更感我賢使君蔽芾殊恩永矢勿諼矣深沾上呈

同治五年三月十五日批

據呈繳到訪獲縣志原板三百四十六塊具徵該紳克全先志好義急公洵不誣也候覈訂成帙立案存儲以復舊章而昭典守